



“它们”的故事专版

养牛喂马生涯拾忆

文／朱康祯

回顾自己近十年的苏北大丰县大中农场生涯，居然有 7 个寒暑春秋是在牛棚马厩里度过的。至今一想起这段艰苦岁月，真有“恍如隔世”之感喟。

在那些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跌爬滚打在大田里的知青眼中，我们这些与牛马等大牲口打交道的知青，真的是不要太轻松、太惬意！其实世上三百六十行，行行都没有轻松事、容易事。不是吗，我们天天与这些牲口相处，不仅要关心它们的食、住、行和劳作情状，更要关注它们的疾病和安全状况，以及它们与我们饲养人员和其他知青的安全。

犹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五分场二十三连一位知青饲养员去拉开两匹厮打的烈马时，竟然命丧于烈马的铁蹄之下，其临死时痛苦扭曲的身体和凄楚的呻吟令人惨不忍睹，痛彻心扉。在农场为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而成立警卫连骑兵班的时候，这匹踢死他的烈马竟然被选中调入了我们骑兵班。

骑兵班在一次执行场部的巡逻任务时，又一匹风驰电掣的烈马撞倒了一位正收工回连队的南京女知青，烈马狂奔出一里地之遙后才被我拼命勒住停下，吓得骑在马背上、挎着冲锋枪的我早已面如土色不知所措了。幸亏场部医院抢救及时，那位女知青转危为安，几个星期后康复出院。然而惊慌恐惧的我居然不敢去医院探望一回，至今都不识那女知青一面。现在每每想起，不啻是自己养牛喂马生涯里犯下的最大亏欠，难以为赎。

春、夏、秋三季，正是养牛知青最辛苦劳累的时节。每天凌晨二三点钟就必须起床，一个人把牛群放牧到距离连队驻地几里之外的草场中去。不论是晴日还是雨天，哪怕是雷电交加的沉沉雨夜，我都必须紧随牛群，不敢须臾擅离半步。至今不信鬼神的我，就是在放牛的岁月中历练出来的。当然，白天除了放牛还要准备马匹夜里必须喂食的草料。有道是“马无夜草不肥”，每天我们要准备五匹马夜晚吃的草料，晚上还要值班照料，我们这饲养班五个知青肩上的担子不轻，想来《水浒传》里的林冲被发配看管草料场可比我们轻松多了。

那时候，我们知青根本就没有钟表，都是靠观察天上的星星月亮来估算辰光的。由此也认识了一些星座的升降时间，比如只要猎户星座升起丈余高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起床将牛群赶出去，若是启明星出现再去放牧就晚了。因为一到早上七点钟，甚至更早的五六点钟，有些牛就得出去干活了。倘若它们没有吃饱，怎能胜任一天的劳作？一旦它们因为饥饿而疲累生病，那肯定是我们饲养人员的失职。

一生都显得温温顺顺、任劳任怨而慢慢悠悠踱步的老牛们，也有狡黠敏捷的时候。天天啃食茅草，尤其是秋天已渐渐枯黄的茅草，这些老牛也是会味同嚼蜡的。这时，正在老老实实低头吃草的牛群，不知为啥就突然互相打斗着狂奔起来，沉重的蹄子践踏得泥土草屑乱飞，黑夜沉沉，蹄声隆隆，我才追出去百十来米，这些孺子牛早已没了踪影。经过五六里，有时甚至十几里地涉水过河的追寻，我终于在其他连队的玉米地里找到了它们，可那青纱帐早已被它们啃食踩踏得一塌糊涂了。

待我好不容易将它们赶回牛棚，那个连队的告状电话也早已追进了我们警卫连连部，等候我的只有老实接受领导的厉声训斥和责骂，也难以找到可为自己辩白开脱的理由，这样的委屈不知有过多少次呢。我也不能去责怪那些老牛的肆意胡为，否则岂不落个“对牛弹琴”的笑话？！毕竟它们只能用自己的本能来实现自己需求和宣泄情感。我们惟有顺其本性，才能更好地驾驭它们、役使它们，让它们为我们人类作出应有贡献。

1976 年 6 月 4 日那一天，我以 75 届知青身份，奔赴崇明农场，投身于广阔天地，开始了长达 8 年的农业生产劳动。

连队领导给我们新职工作了简单的连队情况介绍后，把我们 7 人分插到连队各班排，然后由老职工引领我们去各自班排的寝室，整理行装、安排休息。我是高度近视眼，个子小，人也瘦弱，领导照顾我，让我做耕牛饲养工作。我的“牛司令”师傅帮我提着行李，带我来到了远离连队生活区的牛棚。

啊，牛棚！

牛棚是一个用毛竹搭建框架，用芦帘围圉作房顶围壁、用稻草包裹的草棚，全部建筑没有丁点水泥或是木料。哦，这就是养牛人和牛儿们的栖身住所。整个牛棚用芦帘分隔成三个各自独立的场所，中间面积最大的地方，内侧四周有毛竹围栏，这是牛儿们的地盘；除牛崽外，进入牛棚的牛只，一律用牛绳把其拴在牛桩上，以免其自由散漫损坏牛棚。我们

牛司令回忆录

两个饲养员住东头草屋，西头草屋则是牛儿们的粮仓，用以存放牛吃的稻草和棉籽饼之类的食料。牛棚没有玻璃窗户，但有仿佛古时的窗牖。开窗时，拿一根一米左右长短的竹竿，用力把草窗向外推顶出去，竹竿支撑在草窗中间的底部，再把竹竿的另一端，斜抵在草窗的窗框下端，类似现在大巴汽车中间部位储放行李处的拉门一般；关窗时，则把支顶着窗户的竹竿取下来，草窗就自然垂下关闭了。要安全的话，也可以用插销锁住草窗。草棚窗户就是这样开启关闭的，很原始，也很诗意。

这天下午，我的养牛师傅一边与我拉家常，一边向我灌输养牛常识。

连队大小牛只共有 6 头。耕牛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，是连队的重要资产。饲养员的职责就是把耕牛喂吃好、养护好。师傅告诉我，春夏和秋季，乡野青草遍地，牛在田间河畔放牧，让牛尽情啃食青草；没有青草可吃的冬季和初春时节，牛吃干稻草。现在是春夏之交，我们每天早

晚两次在连队附近放牧。牛一般吃一个多小时青草就吃饱了。师傅问我：“牛有没有吃饱看哪里？”随后，又自问自答：看牛是否吃饱，要看牛胯部前上侧，类似人的腰部两侧的三角部位，牛吃草一直吃到牛身两侧凹陷的三角部位鼓满起来，说明牛已经吃饱了。嘿嘿。还真有学问。我以为牛像人一样，是看牛身体下方隆突的腹部呢。

打这一天起，我就在农场这片土地上，每天与师傅一起牧牛、服侍牛，为牛祛寒纳凉。我住在牛棚里，时常半夜披衣起床，通过牛棚内侧边门，巡看隔壁牛舍，看牛的歇息情况。农场知青戏称我们养牛人为“牛司令”。其实，对牛的关心，我们犹如牛的父母，对牛的操心，我们又如牛的保姆。

我一直在农场从事耕牛饲养员工作，直到 1984 年返城为止，共计 8 个年头，好似 8 年抗战。

周云海（原上海崇明前哨农场知青）



朝影夕晒

白色天使

曾经有那么一群白色天使，伴随了我那青春的岁月。它们是一群名为白洛克的鸡，浑身长着雪白的羽毛，只有冠是红色的。雄鸡尾巴更是像孔雀的尾翼，飞起来轻柔典雅。

赵德华战友是当年负责养鸡的兵团战士，感谢她将这张宝贵的照片发在微信群里，让我重见当年的情景。这张照片原来是黑白的，赵德华请人作了处理，更加增添了养鸡场的风采。

当年的鸡舍看上去很破烂，断壁颓垣，遍地鸡毛，还有一股鸡屎的臭味，可那却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我喜欢看它们飞来飞去，互相争斗，到处觅食。那美好的靓影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。

王志稿



小猪啰啰

堂姐插队时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托房东大娘给她领养了一头小猪。饲养场的人听说女知青养猪，就认为是闹着玩的，应付着拿瘦小的“啰啰”来搪塞堂姐。没想到，堂姐用城里喂养小孩的方法，把瘦弱的“啰啰”喂成了一头肥母猪。

小猪“啰啰”很调皮聪明。依仗自己是堂姐的宠儿，一副“天不怕，地不怕”的样子。看到小狗小鸡们就会用鼻子拱它们玩，往往会被不领情的公鸡母鸡追着啄、被小狗们吠着抓，闹得满院子鸡飞狗跳。

过年前，堂姐准备回上海探亲，一早赶着“啰啰”去赶集。到了供销社，“啰啰”使脾气，不服供销社的人给它过磅称重。直到堂姐亲自出马，它才乖乖过磅。等到开票拿钱，“啰啰”感觉不对劲，供销社的人怎么赶，都没法把它赶进猪圈。“啰啰”见

堂姐离去，着急了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“嗷嗷嗷”地朝远去的堂姐叫着，头一低，对着围捕它的壮汉使劲地一拱一撞，把高大壮实的屠夫撞了个四仰八叉，乐得看热闹的人大笑起来，“啰啰”趁机，朝着堂姐的方向追赶过去。

无奈堂姐配合供销社的人施计策，趁“啰啰”不备，几名彪形大汉，以“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”把“啰啰”翻倒在地，迅速地用麻绳捆绑住它的脚。“啰啰”使劲使不上，嚎叫挣扎也无济于事。

堂姐望着被捆绑的“啰啰”再也不敢看它一眼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耳边“啰啰”撕心裂肺的嚎叫声不断地传入她的耳膜，像是在揪她的心、撕她的肺。堂姐心一狠，加快步伐迅速离开了供销社的屠宰场……

沪上人家

编读往来

读者子水日前来信，提出本版的一些文章讲述的是 69 届、70 届的故事，他们不属于“老三届”的范畴。其实在第一期“老三届”版面上，我们曾解释过，这个版面上所说的“老三届”，是比传统定义的“老三届”更为宽泛的概念，泛指在“文革”中经过“上山下乡”以及在外地或本地的农场、工矿、集体单位工作乃至滞留在城镇的无业“知识青年”，更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。

感谢各位关注“老三届”版面的读者，在大家的监督与帮助下，我们希望将版面越办越好。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